

保持摸索步伐的左翼主體狀態

林正慧訪談側記

訪談小呆是在繼詹澈之後，那是近三年前「戰後左翼口述計畫」密集進行八〇農運區塊訪談期間，而農運區塊的好幾位受訪者也是請亞太／文化研究室的「自己人」小呆來聯絡的。之所以對小呆有「自己人」的感覺，除了因為心情、思考上的近距離，約莫也是因為她和信行老師在從八〇年代左翼運動中走來的現今中年一代裡，仍算是在左翼運動和知識中頗為活躍的和熱心的；常常在各種思想、運動、文化場合遇到她參與或協助，而這些場合又多是跟左翼青年學生更加貼近的。如果說小呆算是「第二線」的學院、運動中人，在我看來她那一種跟青年學生貼近的溫潤且熱心的方式，在台灣左翼學界、運動界仍屬難得——我們更常見到的是還是左翼前輩們「抱團」思考，且很少有動力進入青年學生的精神狀態。至少這種至今仍在生活、思考中保持摸索步伐的左翼主體狀態，頗為契合她為訪談稿所定的篇題——「從八〇年代基層社運至今的左翼求索」。

不知小呆的以上這種狀態是否與她最初進入社運時，多做與學生、學運密切關聯的工作有關？大學時期加入成大西格瑪社開啟了她的學運和其他運動實作，之後加入高雄社運工作室進行頗多農運工作；這一條農運實作路線也跟彼時的學運發展密切相聯，而小呆的八〇年代運動軌跡更離不開解嚴前後台灣學運路線聚匯與分殊的脈絡。

八〇年代初期，台灣學運的風光幾乎都集中在台大校園；1986年隨著戒嚴體制進一步鬆動，在台大「自由之愛」之外，各大學學運——聚焦於爭取校園民主——逐步茁壯。同年初，政治犯呂昱創辦《南方》雜誌，社內聚集了王

airiti

王菲林這位從美國留學歸來的「潛伏」左派，還有藍博洲、林深靖、曾昭明以及後來的黃志翔這些左翼青年。因為王菲林等人的引領，《南方》自然與蔡建仁代表的美國歸來左派以及包括陳秀賢在內的《夏潮》系統產生了連結。王菲林與蔡建仁已經在北部的輔大、文大學生間進行組織，《南方增刊》則擔當北中南各個大學間的串聯平台——如小呆提及成大多與高醫、東海、中央、中原串聯；而1987年的《南方》生活營則使得這些初萌發的左翼學生社團更加密切，並催生了更多關注校園民主的左翼校際組織「大革會」。

原本即在農運、工作運中所有經營的蔡建仁與陳秀賢連同《南方》組織了1988年元旦的「賤賣果農」運動。經過多次運動與農村調查磨礪的左翼學生及社團日漸茁壯，「賤賣果農」後大革會改組分為台大系統與「民學聯」（民主學生聯盟），後者即以（台大之外的）左翼學生為主體。不久，《南方》完成其學運串聯使命，蔡建仁、陳秀賢與黃志翔組建社運工作室，與民學聯學生持續聚焦於工運、農運等校園外運動場域。這也就是小呆身處的運動脈絡，再後來就是她所詳述的農運展開了。以上學運路線的「左／右」、「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的分殊則在「野百合學運」中集中爆發。

小呆對於八〇年代運動歷程的講述，不僅座落於學運分殊的脈絡中，亦座落於左翼運動的脈絡中。從學運串聯、學運組織和後來的工運、農運展開中，可以明顯領會到包括蔡建仁在內的海外左派與包括陳秀賢在內的《夏潮》系統綿延的組織工作；這些左翼系統在海外、在台灣不同運動場域內的具體交纏與互動，「戰後左翼口述計畫」在過去與未來始終涉及。我們同樣關注的是在彼時那些組織工作中萌生的左翼群體之困境，如同樣以蔡建仁為核心的「LA」（返台的留美左翼學者組合）和「LY」（以部分民學聯幹部為主的左翼青年組合），這一對八〇年代以來台灣左翼運動的深入檢討，將留待日後持續挖掘。